

# “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 ——张居正的三十二人大轿

Zhang Juzheng's Sedan Chair Carried by Thirty-two Servants

吴美凤

*Wu Meife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5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五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 ——张居正的三十二人大轿

### Zhang Juzheng's Sedan Chair Carried by Thirty-two Servants

吴美凤

Wu Meifeng

#### 内容摘要:

张居正是万历一朝前十年的内阁首辅，身兼帝师，权倾天下。万历五年在历经夺情风波后，张居正于次年三月乞假归葬。此“奔丧之旅”从京师出发，回到三千里外的老家湖广江陵，所用的乘具是有三十二名舁夫的大轿。此轿内“前重轩，后寝室”，并置“屏榻”，左右还有随侍“挥蕙炷香”，宛如一座行走的房子。本文尝试探讨这次“奔丧之旅”的相关始末，试拟想此庞然大轿的内部空间规划与陈设，以及这顶大轿在明清五六百年间的意义，对研究近代中国宫廷乘舆制度或社会上层的物质文化或有所裨益。

#### 关键词:

夺情 人舁步辇 三十二名舁夫 大轿 乘舆制度

#### ABSTRACT:

Zhang Juzheng served as chief Grand Secretary of the cabinet (neige shoufu)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Wanli reign (1573-1620) as well as the emperor's instructor. He enjoyed enormous power and privilege. In 1577 (the fif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 after his unfilial refusal to retire from office to observe the mourning period upon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Zhang asked for a leave of absence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for his father's burial in the third lunar month of the following year. He travelled to his hometown Jiangling in the Huguang Province (Hunan and Hubei) on a large sedan chair carried by thirty-two carriers,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layers of balustrades in the front, bedroom at the back, with set of throne and screen installed inside the compartment, while two servants fanned the fan and carried a incense burner on each side, rendering the sedan chair a mobile hous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details of this event, recounts the interior décor of the sedan chair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five hundred to six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court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arriages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upper class in imperial China.

#### KEYWORDS:

refusal to fulfill filial responsibilities, sedan chair carried by thirty-two peopl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use of carriages

万历五年(1577年)秋天,大明帝国的内阁首辅,全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1525年~1582年),父亲过世。依照中国的传统礼俗,他必须回到家乡守丧三年,叫“丁忧”。向万历皇帝(1563年~1627年)乞假归葬三次后,来年三月从北京出发,回到一千三百公里外的家乡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这次的“奔丧之旅”来回共三个月,不似传统必要的三年,因为皇帝说朝廷不能没有他。重点是,他这趟旅行的交通工具是一顶32人抬的大轿“前为重轩,后寝室”,两旁有翼廊、并有仆役等在轿内外随侍,宛如一座行走的房子。一路上万历皇帝还派文武官员护送,所经之处的道路也特别为他修整,以便这庞然的移动屋子通行顺畅,地方官员都准备美食佳肴跪送款待。五年后(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逝世,又二年后被抄家,家人受到集体禁闭、饿死、自残、自杀,或流放边地等遭遇。

有明人的笔记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明之一相,张居正也。”<sup>1</sup>不论此说是否有待商榷,张居正作为万历十岁登基后的首位首辅,在位十年间确是“手掌乾坤,身系社稷”的阁揆,其施政作为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sup>2</sup>。近年来研究张居正的论述相当多,仅撰文就有将近二千篇<sup>3</sup>,还成立“张居正研究会”,对张居正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学术、人才等思想,及其改革措施进行研究,以及以张居正为主轴的相关人、事、物之论述等<sup>4</sup>,林林总总,成果丰硕。其他还有学术论文和长篇的历史小说等,可谓汗牛充栋<sup>5</sup>。但是,也如研究回顾的展望所言<sup>6</sup>,迄今对社会史及文化史方面的课题还有待延伸<sup>7</sup>。

本文尝试探讨张居正这次“奔丧之旅”的相关始末,以及这样一顶庞然的轿子在有明一代,乃至满人入主的清代有何意义以及影响,或许对研究近代中国宫廷车舆制度或社会上层的物质文化有所裨益。

## 一 张居正的“奔丧之旅”

### (一) 奔丧之旅前的“夺情视事”

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张居正父张文明丧闻传来,张居正向万历三辞乞请回籍守制,十五岁的万历未准其请,下诏张居正“夺情视事”<sup>8</sup>,但特遣司礼监太监魏朝、礼部主事曹诰及工部主事徐应聘等到江陵为其父

1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97年。

2 张居正歿后,《明神宗实录》记其十年内的政绩有“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参见《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年六月丙午条。后人谓其“清丈田亩与一条鞭法”,解决赋役不均及偷逃现象等,参见王玉德等:《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

3 此据CKNI中国期刊网迄2014年为止所收之录资料。

4 冯明:《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

5 论文如段颖惠:《万历初政中的言官与张居正》,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历史小说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远流出版社,2006年。

6 冯明:《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

7 冯明:《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

8 中国古代官员之祖父母、父母等之丧事,官员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即回乡守丧二十七个月后再返回官场,即“丁忧”守制。“夺情”是丁忧制度的延伸,若国家需要,就可夺去此种孝亲之情,谕示可不回籍守制,仅着素服,继续办公,此为“夺情视事”。明英宗正统七年曾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又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可见明代一般看重表达孝亲伦理之“丁忧”,“夺情视事”并非常例。

经营丧事，张居正也遣其子编修嗣修共同司丧，本人于是辞俸在京守制<sup>1</sup>。此举随即引发朝廷官员的议论，认为张居正身为首辅，不回籍守制是“忘亲贪位”<sup>2</sup>等，结果不是遭廷杖、下狱，就是谪戍边陲、斥降为民等<sup>3</sup>。刑部进士邹元标（1551年～1624年）为诸人之事愤懑而上疏，也受廷杖至残，且谪戍边卫充军<sup>4</sup>。次年春天万历大婚，张居正以服丧之身，不但参预大典，还穿了大红礼服捧敕行礼<sup>5</sup>，反对此举的官员也被万历斥为“小人包藏祸心”而遭外放<sup>6</sup>。

万历大婚后，张居正再上《乞归葬疏》请回籍葬父。新婚的万历先是谕说张居正“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殫忠宣劳……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等，所请不允，于张居正上《再乞归葬疏》后说：“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朕不忍固违，准暂回籍襄事”，万历认为国家大计都倚靠他，因张居正的一再乞求，暂时准假三个月，葬毕即回朝，并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派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为随行扈从<sup>7</sup>，还援比先朝对重臣杨士奇之例，赐张居正“帝赉忠良”印，对朝政可随时封奏<sup>8</sup>。张居正恐怕留守的次辅吕调阳（1516年～1580年）、张四维（1526年～1585年）二人“闻见有限，办理不前或致误事”，举荐马自强（生卒年不详）、申时行（1535年～1614年）等入阁辅政<sup>9</sup>，万历还谕戒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sup>10</sup>。在万事就绪后，张居正于三月十三日启程返乡。<sup>11</sup>

## （二）三千里路——从北京到江陵

此“奔丧之旅”行程，从北京出发到湖广江陵近三千里路<sup>12</sup>，大约是一千三百公里。据《明史》、《明抄本万历起居注》、《万历邸钞》和《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等资料所载，其大要如下〔表一〕：

- 1（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第114～168页，齐鲁书社出版，1997年。
- 2 如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隆庆五年进士）、检讨赵用贤（1535年～1596年）、刑部员外郎艾穆（嘉靖戊午举人）、主事沈思孝（1542年～1611年）等合疏上奏，参见《万历邸钞》，第45页，古亭书屋，1968年。
- 3 《万历邸钞》，第44～57页，古亭书屋，1968年。
- 4 《万历邸钞》，第57～58页，古亭书屋，1968年。按，此受廷杖五人被称“廷杖五君子”，参见《万历邸钞》，第61页，古亭书屋，1968年。
- 5 《万历邸钞》，第69页，古亭书屋，1968年。
- 6 《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一，万历六年庚午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万历邸钞》，第69页，古亭书屋，1968年。
- 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7页，中华书局，1995年。
- 8 后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第114-72～73页，齐鲁书社，1997年。
- 9 马自强时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申时行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参见（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第114～72页，齐鲁书社，1997年。
- 1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7页，中华书局，1995年。
- 11（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谢召见面辞疏》《归葬事毕谢恩疏》，第114～175页，齐鲁书社，1997年。
- 12 张居正于其《请宽限疏》中，谓其老母于暑月至京“高年多病之躯，岂能跋涉二三千里之远”，在《奉谕还朝疏》则谓“臣原籍去京几三千里”等，参见（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请宽限疏》《奉谕还朝疏》，第114～176页，齐鲁书社，1997年。

表1 万历六年三月~六月张居正的奔丧之旅

万历6年	行程	事件	备注
3月13日	出城 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为随行扈从	万历“遣中使郊送张居正” <sup>2</sup>	万历“特遣司礼监司礼太监张宏饯送于郊外，又赐臣甜食二盒、干点心二盒……。” <sup>3</sup> “百僚班送，所过地，有司饬厨传，治道路” <sup>4</sup> 张居正奔丧之旅仪仗“饰白罗伞幔，执事舆台胥吏之徒皆具素服以俟，而居正以边将所饬遣兵器罗列禁卫，千兵百骑前后部鼓吹，光彩耀日” <sup>5</sup>
3月19日	过邯郸，入河南 渡黄河，经新郑	开封城周王遣人迎于界，致礼物奠品 <sup>6</sup> 与高拱叙旧	张居正受周王奠品，余璧谢 <sup>7</sup>
3月29日		“庚辰，辽东奏捷” <sup>8</sup>	“辽东再奏大捷，上归功张居正，使使驰谕，俾定爵赏以闻” <sup>9</sup>
4月11日	江陵	兵部差官奉圣谕星夜驰至江陵，有关辽东塘报大捷事	“与张先生看，将一应叙录比前再加优厚……”于此同时 <sup>10</sup> 内閣吕调阳等“录示閣中题稿并该塘报”亦送抵江陵
4月16日	江陵葬父	张居正率子弟族人葬父于敕赐大晖山	会葬的钦遣内府官员： 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谕祭礼部主事曹诰、护送回乡的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金事史继书 官员： 先任湖广巡抚现为刑部右侍郎陈瑞、抚治郧襄等处都御史徐学谟，及地方司道等官 “该省大小官毕集，惟巡按赵应元不往” <sup>12</sup> “赙遗不可胜计，光彩倾远”
	江陵 <sup>14</sup>	葬父后，“巡抚陈省、荆南守巡道马文炜等请居正阅武，居正衣蟒南面坐，如大阅礼，不胜其僭侈之” <sup>15</sup>	
	江陵	张居正上《请宽限疏》	张居正以母高年多病，恐不胜暑热，请宽延至八九月间天气凉爽时一起赴京 <sup>16</sup>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7页，中华书局，1995年。

2 《万历邸钞》，第70页，古亭书屋，1968年。

3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谢遣官郊饯疏》，第114~175页，齐鲁书社，1997年。

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明)王世贞：《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辑：《嘉靖以来内閣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

6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2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按：高拱(1512年~1578年)，文渊阁大学士，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不久高拱被逐。

7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2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万历邸钞》，第71页，古亭书屋，1968年。

9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九)卷六十一《江陵柄政》，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荟要》，第37~3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

10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奉谕拟辽东赏功疏》，第114~177页，齐鲁书社出版，1997年。

11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归葬事毕谢恩疏》，第114~175页，齐鲁书社出版，1997年。

12 《万历邸钞》上，第72页，古亭书屋，1968年。

13 (明)王世贞撰、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辑：《嘉靖以来内閣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

14 阅武之地不明，应仍在江陵地区，待考。

15 《万历邸钞》，第71页，古亭书屋，1968年。

16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请宽限疏》，第114~176页，齐鲁书社，1997年。

续表1

万历6年	行程	事件	备注
4月29日 <sup>1</sup>	江陵	万历“差官催取张居正来京” <sup>2</sup>	锦衣卫指挥佾事翟汝敬奏奉敕谕一道，以“朝廷大事俱暂停以待”，要张居正即日兼程就道，于五月末旬回阁办事，并着司礼太监魏朝将张居正父坟未尽事宜，再行经理，于秋凉时护送张居正母至京 “内阁、两都部院寺卿、给事、御史俱上章，请趣居正亟还朝” <sup>3</sup>
5月21日	由江陵起程返京	张居正“更服墨纁，星驰就道” <sup>4</sup>	张居正上《奉谕还朝疏》 <sup>5</sup> “帝遣锦衣指挥翟汝敬驰传往迎……居正所过，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 <sup>6</sup>
	道经襄阳	“襄王出候，要居正宴” <sup>7</sup>	“居正具宾主而出” <sup>8</sup>
5月26日 <sup>9</sup>	过南阳	“唐王亦如之” <sup>10</sup>	
	路过新郑	再访高拱 <sup>11</sup>	
6月7日	河南磁州	出河南境	河南抚按官周鉴等奏报 <sup>12</sup>
6月15日 <sup>13</sup>	未刻，抵北京郊外真空寺	万历“遣中使郊迎张居正” <sup>14</sup>	万历遣司礼太监何进、仁圣懿安皇太后遣慈庆宫管事太监冯明、慈圣宣文皇太后遣慈宁宫管事太监李琦，俱出城迎于真空寺口并赐宴真空寺，口传慈谕慰劳，赐赉有差 “百僚复班迎” <sup>16</sup>
6月16日	上谕免朝	万历“召见张居正于文华西堂” <sup>17</sup>	万历谕“在家休息十日……赐银一百两……，新钞三千贯、羊二只、酒二十瓶、茶饭一卓……” <sup>18</sup> 并令司礼监太监张宏引张居正至慈庆宫、慈宁宫面谒两宫圣母谢恩 <sup>19</sup>

吴美凤制表

- 1 《万历邸钞》记此事为万历六年“夏四月庚戌”，庚戌为二十九日。惟《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奉谕还朝疏》所记为四月十六日。
- 2 《万历邸钞》，第71页，古亭书屋，1968年。
- 3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奉谕还朝疏》，第114-78~79页，齐鲁书社，1997年。
- 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 5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奉谕还朝疏》，第114-78~79页，齐鲁书社，1997年。
- 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 7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 8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 9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55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 10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按：即与唐王相见行宾主之礼。
- 11 回程过新郑，再访高拱，参见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29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12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55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 13 《万历邸钞》记此事为万历六年“五月乙未”，唯五月并无“乙未”日，据《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谢遣官郊迎疏》所记为六月十五日，该日为“乙未”日。《明抄本万历起居注》记此亦为六月十五日，参见《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56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又(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亦记“六月乙未”，参见(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九)卷六十一《江陵柄政》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荟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
- 14 《万历邸钞》，第71页，古亭书屋，1968年。
- 15 《万历邸钞》，第71~72页，古亭书屋，1968年。(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谢遣官郊迎疏》、《谢两宫遣使郊劳疏》，第114-79~80页，齐鲁书社，1997年。《明抄本万历起居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2001年，355页。
- 1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 17 《万历邸钞》，第72页，古亭书屋，1968年。
- 18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66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 19 (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谢召见疏》，第114-79~80~81页，齐鲁书社，1997年。

除了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指挥史继书为随行扈从外，出城当日，万历又特遣司礼监太监张宏郊送，赐甜食、点心不等。先一日慈圣宣文皇太后已差慈宁宫管事牌子李旺赐银八宝豆叶六十两，让他在途中犒赏官员之用，出行当日又遣文书官太监孙斌、暖殿牌子李忠赐食品八盒。张居正于六月十五日回京行至城郊真空寺口，万历和慈圣复各遣太监出迎，仁圣懿安皇太后亦遣其慈庆宫管事太监冯明等赐赉有差。万历所遣太监还口传圣旨，谓张居正“若午时分进城，便着张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着先生径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sup>1</sup>次晨张居正免朝入见，万历还赐假十日，万历对张居正的急切盼望之情，倦念与优眷之意表露无遗。

入秋后的九月十五日，已诰封一品夫人张母赵夫人，由一路滞留江陵襄理全部丧事的司礼监太监魏朝伴送到京，万历与两宫太后“爱乌及屋”的俱各遣太监郊迎，也“赐赉有加”<sup>2</sup>，慰谕张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sup>3</sup>。赵夫人从江陵进京途中，一路“皆设席屋、张彩幔”，当时的徐州兵备副使林绍还亲身涉入挽船兵卒之列，“为之导护，远迩奔趋……”<sup>4</sup>抵京后，万历特遣司礼太监李佑与伴送的魏朝并为骑队入城，当时“鸣鼓角、列旗帜，横穿御道而过，观者如堵”<sup>5</sup>。

三天后万历及两宫太后又各遣太监赉赐赵夫人为数繁伙的金银头面、珠宝、绫丝红罗蟒衣、襖裙等。张居正上疏谢道此“天宫之制”、“玉府之藏”，实为“天之赐赉……荣光于荆市……惊传闾巷，荣感缙绅，实臣子不敢小觐之殊恩，亦戴籍所未闻之盛事……”<sup>6</sup>张居正母子一时集天下荣宠于一身，确如张居正回京后自言“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sup>7</sup>，对恩宠优渥，不胜感切之际，说道“臣一门存歿，仰戴天恩”<sup>8</sup>。

张居正的“奔丧之旅”，从北京出发到湖广江陵，已如前述近三千里，以今日高度开发的交通网络，自驾驶的车程距离是1292公里，需时15.5小时。若徒步而行约需262小时，约为11天<sup>9</sup>，两者均需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中途无任何用餐、休息等停留方可达成。因此，四百多年前的张居正一行，去程从3月13日出发，4月4日抵达，扣除出发时的百官钱送与抵达时的百官迎宴等，中途开封城周王“遣人迎于界，致礼物奠品”，又与高拱小叙一番，当然少不了随行仪从仆役，越州过界熙来攘往的迎送官员以及扈从“千兵百骑”迤迤于旁，众多人马必要的停歇等，不到20天即抵达江陵，估计日行近65~70公里之多，移动的速度不可不谓神速，此应归功于张居正所乘的一顶三十二人大轿。

1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56~357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2 《万历邸钞》，第76页，古亭书屋，1968年。

3 万历遣司礼太监李佑，仁圣懿安皇太后遣太监张仲举，慈圣宣文皇太后遣慈宁宫管事太监李用，俱赐劳于郊外，赐赉有差。随送至张居正在京私第。赵母受诰封一品夫人，又遣司礼太监张鲸赐首饰金银等物。参见（明）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十七卷，私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一一四，《谢两宫圣母疏》、《谢赐母首饰疏》、《谢两宫圣母疏》，第114-79~85页，齐鲁书社，1997年。

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明）王世贞、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

6 同上。

7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407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8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79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9 《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61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 二 张居正的三十二人大轿

### (一)《万历邸钞》中的“俨然乘舆”

晚明文人焦竑(1540年~1620年)的《玉堂丛语》记道:“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笔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sup>1</sup>,说的是张居正奔丧用轿有舁夫三十二人。另一文人沈德符(1578年~1642年)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戊寅江陵自京师归葬……真定知府钱普,以嗜味进,最为当意。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将酬美官……”<sup>2</sup>,意即此如齐阁般的步辇,内部还设屏榻。

检视《万历邸钞》万历六年三月甲子(13日)的一段:“居正乞假归,途中为安舆,舁者卒百人,仪从率数百人,俨然乘舆。时有某,无锡人,为真定守,极意供张得其欢”<sup>3</sup>,其中所说的“某”,正是真定守钱普。“舁者卒百人”并未言明舁夫总人数。观察明代出土的数据,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廖纪(?~1532年)<sup>4</sup>曾官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死后嘉靖皇帝以其忠诚,命工部营造其墓,墓中出土明器有兵部的显轿与吏部的暖轿各一组。显轿多为近程游幸所用,暖轿则较为隐闭。不管是显轿或暖轿,都需有前导、开道以及轿两侧的扶轿者。另需备同数或更多的舁夫以供定时或定点换班,因此,若如王世贞所言“用卒三十二人舁之”,再加轿前轿后,左右扈从的随轿仆役,《万历邸钞》所记“舁者卒百人”应与事实接近。至于“仪从率数百人”,则除了万历敕差的“文武官各一员护送”外,还有边将戚继光“馈遗”的一百名鸟枪手前后扈随;所经州县藩臬守巡等官迓迎后随行,以及逢迎阿谀之徒自动趋前蚁附者。上海博物馆藏有陶质明器墓葬仪仗行列,一组为正德十一年(1516年),另一组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虽然葬主官衔不明,但仪卫亦颇为壮观。万历六年时的张居正,是前朝的顾命大臣、当朝的帝师、内阁首辅,太后及皇帝又倚之极深,身分岂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已,其回籍葬父有“仪从率数百人”的赫赫煊煊,也并不意外。然而,《万历邸钞》所记内容最重要的应是“俨然乘舆”。

历来天子的御乘代表天子所在,“辇毂之下”即指京城。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戍守京师之一的镇南卫,其兵卒为造官船,擅伐民树为楼榭而遭民投诉,明太祖说:“辇毂之下尚且如此,其它可知矣”,将带头者斩首示众,其余杖刑后发配甘肃<sup>5</sup>。“辇毂之下”或简称“辇下”,有时避讳不直呼天子,径以“辇下”或“乘舆”代替。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朝与北边的蒙古瓦剌部发生“土木堡之变”,明朝数十万大军尽没,亲征的明英宗被掳北去,京师群龙无首,明朝史料记载仓皇混乱的这一段时期是:“乘舆未还,虏情叵测……”<sup>6</sup>一年后英宗被释回,则谓“乘舆还京”<sup>7</sup>。因此,《万历邸钞》所记张居正的轿乘“俨然乘舆”,就是说张居正的轿乘与仪仗如同天子。

1 此据2014年11月,google地图搜寻所得。

2 (明)焦竑:《玉堂丛语》,第275~276页,中华书局,2007年。

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232页,中华书局,1997年。

4 《万历邸钞》,第70~71页,古亭书屋,1968年。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95年。

6 《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十一,天顺四年正戊子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7 《明英宗实录》,卷三百十一,天顺四年正戊子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 （二）明代皇帝的人舁乘具和明代官员的轿乘之制

所谓“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sup>1</sup>，检视历代皇帝的出行卤簿，首要之器便是设轮的“辂”与人舁的“辇”。《释名》：“天子所乘曰玉辂”<sup>2</sup>，即玉饰之大车。“辇”，初为人挽之带轮以行之车：“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sup>3</sup>，夏代天子的乘具是二十人拉的辇，商代的十八人，周代十五人。秦汉时期的辇仍设轮，到了南北朝以后的辇已不施轮，即杜佑的《通典》所记：“隋制辇而不施轮……而人荷之”<sup>4</sup>，至唐代的“步辇”已是以人舁之<sup>5</sup>。明制皇帝大驾卤簿的御乘有“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红板轿”七种，前四种均设“车轮二”；后三种即为用人扛抬的人舁乘具<sup>6</sup>。每逢国之祭典或君臣朝会时，百官列班恭候，皇帝依制御以相应人舁乘具入宫升殿，朝毕还宫；或者，象征性地于上朝前先陈列于殿内东西两侧等处，备而不用，旨在彰显天子的威仪，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描写万历前期万历皇帝至昌平陵谒陵的“明人出警入蹕图”卷<sup>7</sup>，出警与入蹕二长卷同时绘有皇帝卤簿中的“象辂”、“大马辇”、“步辇”与红板轿。玉辂驾以二象为“象辂”<sup>8</sup>，大马辇由多马曳引。步辇由二十八人肩扛，“红板轿”则出警部份有舁夫十二人，入蹕部份舁夫为八人<sup>9</sup>。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月，礼部安排祭太庙中的太祖高皇帝与孝慈高皇后，明世宗“具翼善冠、黄袍，乘板舆至太庙门右，降舆，太常寺导引官导上由殿左门入……”<sup>10</sup>所乘“板舆”应即红板轿。

开国之初，明太祖不欲废骑射，要官员多骑马，只有“妇人及官民老疾者”允许坐轿<sup>11</sup>。到了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才放宽规定：

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其余不许违例，在外各衙门俱不许乘轿。弘治七年，申明两京及在外文武官员除奉有旨及文武例应乘轿者，止许四人扛抬，其两京五府管事并内外镇守、守备等项，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许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骑马<sup>12</sup>。

也就是官员三品以上得乘轿，但并未言明舁夫人数。弘治七年（1494年）进一步说明两京及在外文武官员奉有旨及其他按例可乘轿者，只许用四人扛抬之轿，其他各官不分老少，无论公侯等，都不许乘轿。若

1（汉）蔡邕《独断》卷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丛书集成简编》，第1～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

2（汉）刘熙：《释名》：“天子所乘曰玉辂”，古今大典文化，2000年。

3（清）段玉裁注，（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

4（唐）杜佑著：《通典》卷六十六，嘉礼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

5 参见吴美凤：《十世纪初期以前的人舁乘具略考》，《历史文物》，“国立”历史博物馆，2000年5月。

6（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二，东南书报社，1963年。

7 朱鸿：《“明人出警入蹕图”本事之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183～213页，2004年秋季。吴美凤：《旌旗遥拂五云来不是千秋戏马台——试探“明人出警入蹕图”与晚明画家丁云鹏之关系》，《故宫学刊》2005年第二辑。

8（清）张廷玉等：《明史》志第四十一，舆服一，中华书局，1995年，第1601～1602页。

9 吴美凤：《旌旗遥拂五云来不是千秋戏马台——试探“明人出警入蹕图”与晚明画家丁云鹏之关系》，《故宫学刊》2005年第二辑。按：同画卷中后宫御乘的“凤轿”，舁夫之数于出警入蹕亦有出入，是否与使用场所有关，或亦为集体画作之失疏，有待进一步研究。

10《明世宗实录》卷二百十七，嘉靖十七年十月庚午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11（明）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十八，“车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明）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十八，“车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发现擅用八人轿，则要“奏闻”。令下次年即有南京监察御史奏闻“成国公朱仪、魏国公徐辅、武靖伯赵承庆、南京锦衣卫带俸指挥使王锐乘轿出入”，说朱仪和徐辅“僭越更甚”，因为不但违制乘轿，乘的还是八人轿。后来孝宗特谕下不为例，朱仪因年老而特准乘四人轿<sup>1</sup>。四十年后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重申“京官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sup>2</sup>肩舆是前后舁夫以肩扛抬的椅制乘具，又称“椅轿”、“显轿”或“明轿”，有别于等级较高、帷幔围住轿身的“帷轿”“暖轿”或“暗轿”，就是说四品以下禁止乘帷轿，连简便的肩舆都不许。同年就发生怀远侯常玄振（开国功臣常遇春后裔）“擅用肩舆”，被夺禄米二个月<sup>3</sup>。同年稍后又有太常寺卿张鶚，在嘉靖的乘辇已至城门时还没下轿，被嘉靖看到，说“太常寺卿执掌事神，乃乘舆与朕同行，何其知礼？”太常寺卿为三品，依制可以坐轿，但张鶚以为嘉靖的卤簿仪卫兵将环列，层层遮蔽，不会被看到而偷懒未下轿。事发后张鶚由锦衣卫执付镇抚司问讯，张鶚也自行请罪，但嘉靖说：“国体重在礼”，将张鶚“充戍”<sup>4</sup>。后来秉政二十年的权臣严嵩（1480年～1567年）奉诏入内苑“得乘肩舆”，因为已“年及八十”。<sup>5</sup>明代像严嵩这般肩舆行走禁中，之前也只有宣德时期的少保黄淮（1367年～1449年）因陪皇帝游西苑而获此殊荣<sup>6</sup>。就在万历前的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应城伯（按：成祖靖难后所封功臣）之孙“乘轿出入”被言官奏劾“骄僭无状”而夺俸，穆宗还特谕“两京武职非奉特恩，不许乘轿”<sup>7</sup>，可见制度并非徒具虚文<sup>8</sup>。

《万历野获编》说，嘉靖末年朝仪久旷，四品官员皆乘围轿，其下则两人小舆，相沿已久<sup>9</sup>。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后，重修旧制，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二十二日，下令：“武职勋戚等官俱不得僭用四人帷轿……朝参侍直官员……出入不得肩舆……”除了对轿乘之制三令五申外，其它服色、器用，甚至百官的张戏饮会等细故，都再行申诫，并且说：“士大夫是百姓表率，大臣是庶官表率，若在上不能信守法令，徒以空言禁谕，民岂能从。今后俱宜恪遵典制，率属先民，以称朕敦本尚实之意。属官有不守礼法，即便参奏，毋得容隐。”<sup>10</sup>据《明神宗实录》，此令下三天以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陈省，被言官劾奏“僭乘围轿传呼及诸通贿状”，虽然陈省上疏辩说：“原未僭乘”，是言官“误认”等<sup>11</sup>，一个月后还是被“罚俸三月”<sup>12</sup>。当时万历皇帝才十三岁，旨意应出自首辅张居正之手。此陈省即三年后张居正江陵葬父，邀其“阅武”的湖广巡抚陈省。此陈省迭受张居正不次拔擢，此或为当时万历新政雷厉风行现象之一。

无论如何，一直到万历前期，明代官员或世袭的公侯伯等，轿制至多是四人扛抬，擅用八人轿则要奏闻

1（明）俞汝楫等编撰：《礼部志稿》卷五十九，舆马僭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 清高宗：《续文献通考》卷九十八，王礼考，明，公卿以下车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3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嘉靖十五年三月己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4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六，嘉靖十五年四月乙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5 清高宗：《续文献通考》卷九十八，王礼考，明，公卿以下车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6 同上。

7 同上。

8 据《明史》卷三百八，奸臣传，严嵩所宠的鄢懋卿（嘉靖二十年进士）总理盐政时：“性奢侈……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此与妻共乘的“五彩舆”形制如何，又以女子舁之，是否反映嘉靖晚期封疆大吏间另一种流病，当另文探讨。

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522页，中华书局，1997年。

10 《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四，万历三年正月壬戌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11 《明神宗实录》卷三十四，万历三年正月乙丑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12 《明神宗实录》卷三十五，万历三年二月戊寅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论处，得乘轿的官员不当用轿，如嘉靖前期的张鹗，还被充军。至于明代皇帝的人舁乘具，舁夫最多也不过是“步辇”的二十八人，以次则仅十二人扛抬的“板轿”。交叉比对之下，有三十二名舁夫的张居正乘舆，谓其“俨然乘舆”似乎就显得保守了。

### （三）拟想三十二人大轿的“前重轩，后寝室”

明人王圻的《三才图会》绘有明代卤簿各辂，参考如玉辂等之内部陈设，去拟想张居正的乘舆——这三十二人的大轿的外观为何。观察“出警入蹕图”中的步辇，其空间似不便作“前为重轩，后寝室”的庞然大物，红板轿较为适合，但长宽高三者皆不足以供应数人起居、挥笔或会见之活动，若将两者结合再造，粗估应有长度 6.2 公尺，宽度 4 公尺的平台以承重，其上缩进半公尺为轿体本身，长宽为 5.2 公尺与 3 公尺，缩进的部份可充廊庑。轿内既是“前重轩，后寝室”，则轿身内部空间有前后之隔，应以具备隔断功能的围屏为之。因万历谕知留守的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sup>1</sup>，就是有重大事件还得由在外奔丧的张居正裁决，故围屏前应有办公桌椅，以便随时批阅长途驰驿所递来的公文——所知批阅之事至少抵江陵前的三月二十九日拟赏“辽东奏捷”之名单，以及回程入京前一日的途中，阅读山西及陕西三边督抚总兵等密报有关“虏酋安答西行……”等诸事<sup>2</sup>。此外，所经各州县之藩臬巡守前来拜见或请其下轿巡查，故轿内须备有访客之坐具，一方机，一鼓凳。方机与鼓凳为明代皇帝上朝时赐坐宠臣的小机或鼓凳<sup>3</sup>，以张居正当时威柄之操，代十六岁的万历皇帝统摄天下，无论在朝在野，任何访客均无一出其右者，以致准备小机或鼓凳即已足够。后寝之处则至少备一长榻，以便其仰卧偃息，因之有面盆架之设。又因长途行旅，储放衣物之柜子与更衣必备衣架自不可少，至此，其内部器用陈设拟想图约略形成。内部主要家具之位置依拟想所置而一一就位。其中沿途各处藩臬巡守所馈当地食品点心势必源源不绝，可用以招待访客，因此有小桌之设，并备陈多层食篮。盘碗乃不可或缺，茶壶、杯盏更不可少。至于随侍人数，王世贞说：“旁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笔炷香。”此说意味至少轿身两侧所留廊庑之下各立一名童子，应系内外交通，传达驿途来往人马讯息之用。而“左右侍为挥笔炷香”应是轿内另有左右侍者，最可能的是女侍，灵巧体贴，两人左右或挥笔，或炷香，或执行备茶奉客等工作。若设想无误，轿上应有张居正、二女侍与二童，共五人。

估算以张居正当时五十四岁之龄，应至少有 70 ~ 75 公斤的体量，二侍女及二童合计粗估为 250 公斤，五人合计 300 余公斤。轿内围屏、榻、办公桌椅、小桌、衣架、储物柜、面盆架、机凳等共估 500 ~ 600 公斤，总计此家具备列的五人大轿应有 800 ~ 900 公斤。一般人短距行走的负重约为 40 公斤，长途跋涉所能负重相对较低，以最低每名负重 30 公斤计算，总负重可达近千公斤。也就是说，如此庞然大如行动房子的轿乘必须用约 32 人方可舁行。换言之，真定太守钱普为奉迎当朝第一要人所创制的大轿是经过缜密精算与仔细规划的。

然则，就像《万历邸钞》在三月十三日当天最后所记，张居正“既葬父，巡抚陈省、荆南守巡道马文炜等，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第 5647 页，中华书局，1995 年。

2 张居正六月十五日回京，次晨向万历奏报边事时所言，参见《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 364 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 年。

3 参见吴美凤：《小坐具中的等级之分——绣墩与机凳》，《紫禁城》2012 年 10 月。

请居正阅武，居正衣蟒南面坐，如大阅礼，不胜其僭侈云。”<sup>1</sup> 说的是张居正在四月十六日葬父后，受湖广巡抚陈省、荆南守巡道马文炜等之邀去阅兵，张居正穿着万历或皇太后所赐的大红蟒服，坐北朝南的视行大阅礼，此举也是“俨然乘舆”，其三十二人大轿，不仅“僭侈”，已是前无古人地凌驾“乘舆”。

### 三 张居正仕途的最高峰

#### （一）丧毕回京荣宠更隆

万历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居正服丧将满，万历特降手谕：“谕元辅张少师先生在京守制，忠孝两全。今当服满，朕心忻慰，特赐玉带一条，大红坐蟒、蟒衣各一袭，金执壶一把、金台盏一副，用示眷知……以后朝参、经筵俱照旧行。”<sup>2</sup> 两宫太后也“赐赙异常”<sup>3</sup> 受赐蟒衣为人臣之极<sup>4</sup>，何况，坐蟒一袭外还兼蟒衣一袭。张居正自任内阁首辅以来，因圣节、陪祭、扈驾、辽东宣捷或弼辅之功不等，已受赐蟒衣不下十二袭，其中坐蟒三袭，尚不包括蟒带，以及慈圣皇太后所赏等<sup>5</sup>。可以说，三个月的奔丧之旅后回京，荣宠日隆，恩渥更加。尔后的万历七年三月、十二月，万历八年三月，万历九年二月、七月、十一月，万历十年三月、四月、五月等，又赐蟒不断，其中也含坐蟒。最后张居正卧病居家，万历遣中官视疾还赙“双缠身蟒纱及胸背各一件”<sup>6</sup>。看起来张居正葬父回京至身歿的数年间为其宦途的最高峰。

然而，张居正也许“高处不胜寒”，早在万历四年春天，辽东巡按御史刘台（隆庆五年进士）上疏抨击他“揽权”、“擅作威福”而曾乞罢。小皇帝回说：“元辅为国，一念知有主，不知有身，天地鬼神可表”，温旨劝张居正不必介意<sup>7</sup>。葬父回京后的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再辞<sup>8</sup>，结果谕旨下来说：

元辅少师张先生，朕面圣母慈谕，与张先生说，各典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务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一旦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不必兴此念，朕恭录以示先生，务仰体圣母，与朕惓惓倚毗至意，以付先帝凭几顾命。故谕<sup>9</sup>。

1 《万历邸钞》，第70～71页，古亭书屋，1968年。

2 《明神宗实录》卷九十四，万历七年十二月甲午条。按：《万历邸钞》记为万历七年十月戊戌条（十月二十六日），参见《万历邸钞》，第85页。

3 《万历邸钞》，第85～86页，古亭书屋，1968年。

4 明代内阁赐蟒始自孝宗弘治（1488～1505年）时期的刘健、李东阳。嘉靖时的二品兵部尚书张瓚（弘治十八年进士）于嘉靖驻蹕在外朝见时“服蟒”，嘉靖大怒，阁臣夏言说：“瓚所服，乃钦赐飞鱼，鲜明类蟒耳”，嘉靖斥道：“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所谓“蟒”的纹样与龙相仿，仅比龙少一爪，“飞鱼”是有鱼鳍、鱼尾的“蟒”，“斗牛”则蟒头上长两只角。三者形象相近，容易混淆，无论如何，即使受赐，亦不得擅用。赐蟒也分其所示姿态与位置，如升蟒、坐蟒或一袭双蟒等；位于胸、背，或两袖等，其中尤以坐蟒为贵。

5 张居正受赏蟒衣分别为隆庆六年八月十六日；万历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八月七日、十一月十六日；万历二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日；万历三年十一月五日、九日、十二月十八日；万历四年十月十六日；万历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万历六年正月十六日、二十一日等。慈圣皇太后所赐在万历二年五月十九日。以上参见《明神宗实录》。

6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万历十年四月丁未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7 《明神宗实录》卷四十六，万历四年正月己未条、庚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8 《万历邸钞》，万历八年三月辛酉条，记“张居正辞政”，第89页，古亭书屋，1968年。

9 《万历邸钞》，万历八年三月辛酉条，第89页，古亭书屋，1968年。

万历的母亲说，到皇帝三十岁时，张居正是否准辞再商量。但不到三年的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即病歿<sup>1</sup>。丧闻传来，万历为之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并遣司礼太监张诚赐银五百两，并一应助葬之物<sup>2</sup>。两宫太后、中宫皇后亦各赐银五百两、三百两等。吏部也出文褒扬张居正：“秉性忠贞，赋材卓越，正色以立清朝，矢心而康庶政，精诚洞鉴于宸聪，勋名远播于华夷……”<sup>3</sup>万历并谥文忠公，赠上柱国、荫一子为尚宝司丞。护丧回乡的朝廷要员除“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更有司礼太监陈政<sup>4</sup>。庞然的护丧队伍“辚重凡七十余艘船，用夫三千余人，前后十余里不绝”<sup>5</sup>。

同年秋天，万历又差司礼太监陈政护送张居正母赵氏还乡<sup>6</sup>。在张居正坐病期间，万历数度派遣司礼太监视疾慰问，于此同时，“合朝群臣为之祈禳”<sup>7</sup>。王世贞对此记载甚详：“自卿大臣、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无）不设醮祠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陕楚汴淮槽，抚岸藩臬亡（无）不醮……”<sup>8</sup>意即大江南北的官员，无论在职或致仕，都在为这位病危的首辅作醮祈福。可以说，身兼帝师和内阁首辅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生前独柄朝政，身后极尽哀荣。

## （二）张居正“祸发身后”

不过，张居正的身后哀荣持续不到半年，门祚即倾。先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奏论张居正十四罪，如“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等<sup>9</sup>，不管所论是否俱实，好似燎原的星火，各地言官对张居正的质疑与否定，如排山倒海而来，十年来的政策顿时昨非而今是，沸沸扬扬的“倒张运动”使得政局翻天覆地<sup>10</sup>。万历先在十一年三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之衔，八月再夺文忠公谥。<sup>11</sup>十二年四月九日，下令查抄张府。<sup>12</sup>在京张府搜得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两等，江陵张府抄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sup>13</sup>。六月十三日下令“原给诰命及特降谕札都追缴……”<sup>14</sup>八月十三日再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万历并说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

1 张居正歿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参见《万历邸抄》，万历十年六月乙巳条、丙午条，第128、129页。

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50页，中华书局，1995年。

3 《万历邸抄》，万历十年六月丁未条，第129页，古亭书屋，1968年。

4 （明）王世贞撰、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辑：《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明）王世贞撰、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辑：《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

6 《万历邸抄》，万历十年七月甲申条，第131页，古亭书屋，1968年。

7 《万历邸抄》，万历十年六月乙巳条，第128页，古亭书屋，1968年。

8 （明）王世贞撰、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辑：《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

9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一，万历十年十二月戊戌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10 张毅：《试论万历年间的“倒张运动”》，《求是学刊》2009年1月。

11 （明）王世贞：《张公居正传》，收入焦竑编：《国朝献征录》，明文书局，1991年。

12 按：一般多认为辽妃指控张居正侵占王府事为查抄张府之主因，丘樾之奏疏隐指张、王府多蓄，可能使万历动心，其疏旨下查抄又仅二十余天等，此说应不无可能，参见陈时龙：《万历张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樾〈望京楼遗稿〉为主要史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7月。

13 据一同前往查抄的司礼太监张诚回报万历，自缢死者二人，据研究可能是张敬修次室。参见陈时龙：《万历张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樾〈望京楼遗稿〉为主要史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7月。按：懋修为张居正四子，见光绪《续修江陵县志》卷十七，转引自陈时龙撰文。

14 参见陈时龙：《万历张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樾〈望京楼遗稿〉为主要史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7月。

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sup>1</sup>同时，顺藤摸瓜式地抄及其姻亲、门生与故旧，一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告一段落<sup>2</sup>。张府抄家事使张居正长子敬修自缢，四子懋修投井未死，三子嗣修，弟居易“俱发戍烟瘴地”<sup>3</sup>。明清文集记张府抄家使荆楚之地“株连颇多，荆川骚动”，“流毒三楚，蔓延数年”<sup>4</sup>。

江陵张府抄家期间，张府女眷包括曾被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慰谕“如家人礼”的张母赵氏：“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褻衣脐腹以下……”<sup>5</sup>抄家后几至流离失所，由于内阁诸臣合疏求情，万历“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瞻其母”<sup>6</sup>。二十二岁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身后大抄家，三年后的礼部尚书于慎行（1545年～1607年）说：“主上愤结之日久矣，又有积怨于海内，一欲有所出之。”<sup>7</sup>

张居正是否如万历所斥“箝制言官，蔽塞圣聪”或“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专权乱政”等，百年以来乃至近代，已有诸多讨论，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或相异的层面探讨，或有不同评价<sup>8</sup>。但若以张居正奔丧之旅的三十二人大轿，既奢且僭，即可入罪。而《万历邸钞》的“俨然乘舆”之说，如果属实，依大明律，已对天子的皇权与尊严造成直接和间接侵害，违反仪制，也可能被列入“十恶”中第六项的“大不敬”之罪。那么“俨然乘舆”之说是否属实？

#### 四 “俨然乘舆”之说是否属实

##### （一）王世贞的“史笔”

前引三十二人大轿来自焦竑（1540年～1620年）与沈德符（1578年～1642年）的笔记，《万历邸钞》为明末人抄录、编纂删修而成<sup>9</sup>。前二者离张居正的时代已约三四十年，所记或有偏差。然焦竑在张居正奔丧之年（1578年）已年近四十，又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状元，自幼刻苦向学，博览群书，所采集之内容应有一定的可信度。事实上，该记可能来自与张居正约略同年的王世贞（1526年～1590年）所撰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张居正》段：“……传居正所坐步辇，则真定守钱普创以共奉者，前为重轩，后寢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笔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sup>10</sup>王世贞才学渊博，为晚明文坛后七子之一，与张居正在政坛与文坛各领风骚。《明史》王世贞传说张居正当政时，“以世贞同年生，

1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

2 参见陈时龙：《万历张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橐〈望京楼遗稿〉为主要史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7月。

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51页，中华书局，1995年。

4 陈时龙：《万历张府抄家事述微：以丘橐〈望京楼遗稿〉为主要史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7月。

5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212页，中华书局，1997年。

6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5651页，卷二百十三，中华书局，1995年。

7 （明）于慎行：《与司寇丘公论江陵事书》，《谷城山馆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于纬刻本卷三四，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

8 如刘祥学：《论明末张居正评价的走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月；王玉德等：《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冯明：《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常建华：《万历皇帝因何籍没张居正》，《紫禁城》2010年9月；熊召政：《恩怨尽时方论定》，《紫禁城》2010年9月、10月等。

9 赵雨：《〈万历邸钞〉与明史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10 （明）王世贞撰、借月山房汇钞、百部丛书集成、严一萍选辑：《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三·张居正》，艺文印书馆，1967年。

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sup>1</sup>，王世贞即使不太“搭理”，也常藉题嘲讽或抨击张居正，所撰《张居正传》内容或许有些浮夸，如写张居正受贿之事<sup>2</sup>，但以其文坛泰斗之身分，要说无中生有，纯系捏造，似不太可能，清人所编的《四库提要》也说其《嘉靖以来首辅传》颇得史法，可与正史相参证。

## （二）张居正“居其实，不避其名”

张居正秉政不久，言官的抨击不断，其门生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于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上疏，揭举其诸多政策违制与行事作风乖张，谓其“辅臣无容言之量……”，抨其“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谓其贪是“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sup>3</sup>《万历邸钞》不但抄了这段，同文中也记张居正上疏辩解，说刘台所言违制诸事为毁谤，但对“宫室舆马”之说并未响应<sup>4</sup>。此或如刘台疏中说张居正“每每自道：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止？”以及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居其实，不避其名”<sup>5</sup>。

《万历邸钞》万历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记“夺户部员外郎王用汲职为民”，内文抄录王用汲的奏闻，大要言及王用汲获悉张居正葬父当天，湖广境内大小官员都来会葬，只有巡按御史赵应元未到，不久赵应元就告病乞休，是因掌院都御史陈炯要讨好张居正，故而上奏参劾赵应元，逼得赵应元只好乞休。王用汲认为此是“宰臣酬恩报怨之私”，并说，如今官场“逢君之恶其罪小，逢相之恶其罪大”，使得“逢君之人少，逢相之人多”，意即得罪张居正比得罪皇帝还严重，因此官员多倚附张居正，逢迎上主的人反而少了<sup>6</sup>。张居正火力全开地上疏辩驳道：“谗邪之臣将同心以害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邪臣进者，乱之机也……群邪害正，积虑日深，臣有社稷之寄心，切忧之故，不容己于言也。”并进一步说，“御史（赵应元）托病偷安及差满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实纠劾考察，掌院之臣竟未闻有执法奉行者，今独炯有此举耳，而遂为人所诬指胁制，则后之居是任者，必将以炯为戒，宁背违明旨而不敢结怨台臣……”又说王用汲此疏“颠倒是非”、“欲离间我君臣也”，还说“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又提到万历四年刘台案：“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两者都是要让皇帝左右无亲信，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藉势乘权，恣其所欲为……”<sup>7</sup>所奏慷慨激昂，义愤填膺，不但反击王用汲别具居心，对二年多前的刘台案旧账再算，还流弹四射，说都察院诸臣都未着实纠察，仅陈炯一人奉公执法等。显见张居正若自认冤曲，必当强力回应。换言之，奔丧之行后，外界对他三十二人大轿之事亦必有所抨击，但始终未见张居正的驳正或辩解，可见无风不起浪，空穴不来风。此中原因，若以刘台上疏所言其“居其实，不避其名”的自持甚高，应该说，纵有此事，亦不避闲。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列传一百七十五，第7379页，中华书局，1995年。

2 岳天雷：《王世贞与〈首辅传〉若干史实考述 - 以〈高拱传〉为代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2月。

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列传一百十七，第5989～5992页，中华书局，1995年。

4 《万历邸钞》，万历四年春正月，第27～40页，古亭书屋，1968年。（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九，第5989～5992页，中华书局，1995年。

5 《万历邸钞》，万历四年春正月，第27～40页，古亭书屋，1968年。

6 《万历邸钞》，万历六年五月王寅条，第72～76页，古亭书屋，1968年。

7 参见《明抄本万历起居注》，第369～383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

## 五 清代皇帝的人舁乘具

张居正的三十二人大轿虽前无古人，却可算后有来者——就是代明而有天下的清代皇帝御乘。清人入关之初，百废待举，典章制度多从前明，入清百余年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才敕定属于大清皇帝的卤簿仪物为四等，出行乘坐之具有设车轮的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五辂；以人扛抬的乘舆视节庆祭典之需，有玉辇、金辇、礼舆、步舆、轻步舆五种<sup>1</sup>，左右还配有前引后扈之奉辇、扶辇、仪卫、舁夫之数等，据相关史料略表2如下：

表2 清代皇帝卤簿之使用及其相应乘舆

卤簿等级	使用场所	人舁乘具	舁夫人数	左右奉辇、扶辇仪卫	备注
大驾卤簿	大祀南郊	玉辇	36人	前引佩刀大臣10人，提炉2，执炉侍卫2人。玉辇在中，左右奉辇使2人，扶辇冠军使1人，云麾使1人，治仪正2人，整仪卫2人，扶辇旗卫36人，后扈佩刀大臣2人，豹尾班执枪、佩仪刀侍卫各10人，佩弓矢侍卫20人，领侍卫内大臣1人，侍卫班领2人	冬至、孟春祈谷、孟夏常雩等，躬诣皆御玉辇
法驾卤簿	大祀北郊 飨太庙 祭社稷	金辇	28人	前引佩刀大臣10人，提炉2，执炉侍卫2人。金辇在中，左右奉辇使2人，扶辇冠军使1人，云麾使1人，治仪正2人，整仪卫2人，扶辇旗卫28人，后扈佩刀大臣2人，豹尾班执枪、佩仪刀侍卫各10人，佩弓矢侍卫10人，领侍卫内大臣1人，侍卫班领2人	夏至祀方泽四孟，时享岁暮、禘祭春秋二仲、祀太社、太稷等，诣坛皆御金辇
法驾卤簿	祭堂子、日坛、月坛、先农坛、历代帝王庙、先师庙、朝会、午门受俘	礼舆	16人	仍陈玉辇、金辇，余均与法驾相同	依不同祭典，陈于宫门内外不同地点，如朝会时陈于太和门外
銮驾卤簿	巡幸皇城 出入常御	步舆	16人	“乘舆在中，前引后扈如常仪” <sup>2</sup>	
骑驾卤簿	省方、大阅、行幸、驻蹕	轻步舆	16人	“御骑在中， <sub>3</sub> 闲乘步舆，前引后扈如常仪”	大阅时，卤簿设行宫门外

吴美凤据《清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事例》等制表<sup>4</sup>

观察表列中清代皇帝的乘舆，最隆重的是大驾卤簿大祀南郊祭天所用的玉辇，由三十六名舁夫扛抬，仅比张居正大轿的三十二人多出四人；其左右奉辇、扶辇仪卫等仪从共一百零三人，比起张居正的“仪从率数百人”则逊色许多。其次的大祀北郊祭地、飨太庙、祭社稷等所用的金辇，舁夫二十八人，比张居正的大轿还少四人；其随扈共八十五人，较之张居正的仪从更是“瞠乎其后”。至于清代皇帝祭堂子、日坛、月坛、

1 《清史稿》称：“改凉步辇”为金辇，“大仪轿”为礼舆，大轿为步舆，折合明轿为轻步舆”，与《清朝文献通考》所记不同，今从后者。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舆服一，第3021～3023页，中华书局，1998年。清高宗敕制：《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四，王礼考二十，第6106～6107页，新兴书局，1963年。

2 （清）昆冈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銮仪卫·卤簿》，乾隆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 （清）昆冈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銮仪卫·卤簿》，乾隆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4 此表制作参照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四，王礼考二十，乘舆车旗卤簿，第6097～6101页，新兴书局，1963年；（清）昆冈等修：《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銮仪卫·卤簿》，乾隆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历代帝王庙的礼舆，或巡幸皇城常御之步舆，与大阅、驻蹕等轻步舆，后二者之形制其实就是捆绑椅具而成的肩舆，都是十六人扛抬，足足比张居正大轿的三十二人少了一半。

回顾张居正大晖山葬父：“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野人观者于其下……”<sup>1</sup> 虽为清人所述，但与明人王世贞写的“赙遗不可胜计，光彩倾远”则前后呼应，作为当朝帝师与内阁首辅，其场面之盛大，其实不言可喻。此外，《万历邸抄》还记会葬当时，湖广巡抚陈省还“披孝巾”<sup>2</sup>，犹如己身亲丧。张居正在大晖山葬父后，接受陈省和荆南守巡道马文炜之邀前去阅兵，所穿蟒衣应为万历所赐，但其“南面坐”，则是“不胜其僭侈之”。难怪《明史》载张居正奔丧返程时与襄王、唐王见面：“故事，虽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具宾主而出”<sup>3</sup>，说的就是依明制，文武官员品秩职位再高，晋见藩王都要行君臣之礼，居正所执却是宾客的身份。纂修者张廷玉的史笔看似淡定，显然也隐喻其非。

### 小结

万历五年春天，十五岁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sup>4</sup> 次年张居正奔丧返京后荣宠日隆，两宫太后慰谕张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张居正应该知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深受皇帝宠信，仍不等于皇帝，两宫太后虽然谕慰其母子“几用家人礼”，依然不是家人。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室的情谊毕竟与寻常人不同。张居正生前与死后之际遇，不啻天壤之别。万历在身后不到二年的大抄家，致其子孙非自杀即流戍，所受功名爵禄与庇荫荡然无存。然应事出有因。其奔丧之旅所用的三十二人大轿，赫赫煊煊，不仅“僭侈”，已是前无古人地凌驾“乘舆”之上，虽然后有来者——比清代皇帝大祀南郊的三十六人玉辇少了四人，但又多过其飨太庙等用舁夫二十八人的金辇，虽系一代社稷重臣，应也不见容于清代。因此，以三十二人大轿而论，《明史》赞其“威柄之操，几于震主”<sup>5</sup>，应该还算有所保留。

[作者单位：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 美术系]

1 (清)梁章巨：《浪迹丛谈》，第101页，中华书局，1997年。

2 《万历邸抄》，万历六年九月癸亥条，第77页，古亭书屋，1968年。

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48页，中华书局，1995年。

4 《万历邸抄》，万历五年三月壬寅条，第43页，古亭书屋，1968年。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三，第5653页，中华书局，1995年。





